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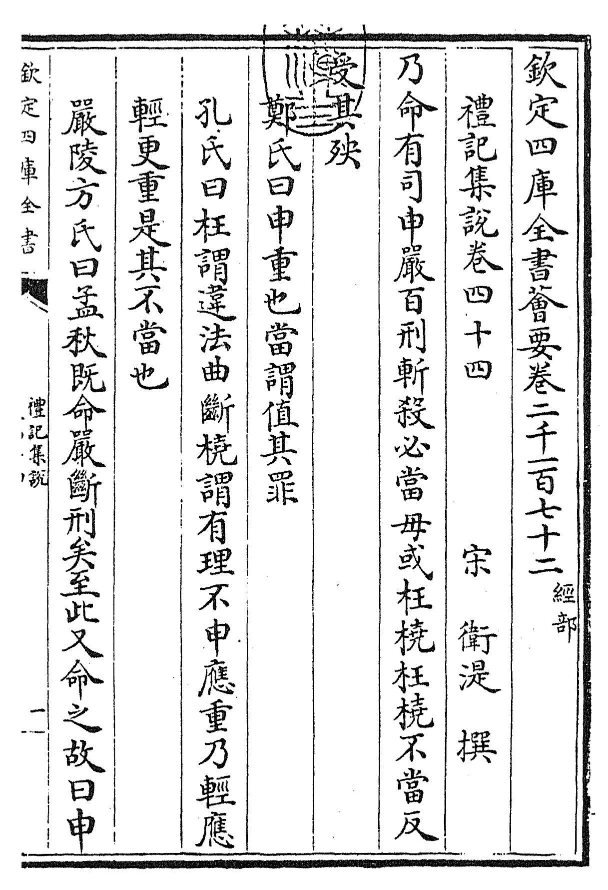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二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宋　衛湜　撰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

嚴焉與堯典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
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
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
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
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
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橈
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
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

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
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
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
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
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氏曰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樂記云豢豕為酒犒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上帝天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盖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視全具瞻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係上事言之葢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也

講義曰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云發陳氣者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然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

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駹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

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

雜禳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

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氏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

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氏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毋罹其災者謂此時民當入室毋在田野罹被其災也此時仲秋耘耡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豳詩云入此室處是也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王制解都邑見祭法解竇窖皆以穴土藏物故曰穿囷倉則穀藏尤不可壞故曰脩

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户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曰藏而留穴謂之竇竇出於一孔窖盡藏之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則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菜而已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來久矣以其年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

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售也亦見孟冬行罪無赦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

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為始故鄭云動內物也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周語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

名見者朝見東方天根亢氐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
日天根朝見
嚴陵方氏曰雷始收聲見仲春雷乃發聲解坏戸者
以土益之蓋闔戸之謂也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
浸盛者言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
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
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氏孔氏說見仲春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

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

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

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

嚴陵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

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為時時之所從而為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違也慎因其類言

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安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安舉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古者頒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闔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頒也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幣帛饔飧於是取具焉故

上無之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為時隂陽麗焉貫而為類萬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大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壯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鄭註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者謂仲秋應雨之時

令行春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也火訛相驚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也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也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

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慝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

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厯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

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

孔氏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令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令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

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昔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銍穫而收藏之

諸家説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賔爵入

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於海為蛤故知大水是海也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巳不以為祭也此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鴻鴈來賓見孟春鴻鴈來觧爵入大水

為蛤見仲春鷹化為鳩觧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隂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冝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黄者以華於隂中其色正應隂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盖豺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獸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亦見孟春獺祭

魚解

山陰陸氏曰來賔言其寓中國如客也言黄華以黄為美華又訓黄以此玉藻曰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者祭也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有是哉

天子居總章右个乗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中重也内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氏曰於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内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嚴陵方氏曰號令見季春監工日號解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内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

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陰陸氏曰言命百官徧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詳言之

講義曰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

天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祗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

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盛之委也

祗亦敬也

孔氏曰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籍借也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

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歟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豳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曰祇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内祇

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内盡志外盡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

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

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

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

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

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

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

鄭氏曰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

禮畢而告備焉

孔氏曰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饗帝令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斷云謂此也鄭必知非祫祭者以周禮

祀大神饗大鬼師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視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也以經云告備于天子故鄭知是有司祭于羣神也經云饗帝鄭註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習吹已見孟春習舞觧大饗帝已見仲夏大雩帝觧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于天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馬氏曰自出乎震以至於說乎兊帝之成萬物之功備矣故以其物饗焉豐年所謂秋報也

金華應氏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為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為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為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圜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祈于天宗而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即此乎鄭氏獨以祈穀爲天而大雩大饗皆爲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

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大饗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物焉故季秋大饗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

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進衆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告于天子則鼎俎告潔粢盛告豐之類可知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

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

象魏

孔氏曰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

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

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

鄉遂鄭註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

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

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税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子月爲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爲來歲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内以

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為内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

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

故曰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

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

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百縣見仲夏解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歷以自戌至戌爲

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内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

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於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凖故於季秋頒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即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别土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氏曰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别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謂五兵也案周禮

司兵掌五兵鄭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此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云物馬齊其力戎事以力爲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

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爲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

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揞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斸富父終甥以戈揞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

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

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屛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扑誓衆以軍法也

孔氏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屛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

是司徒在两行之間北面誓之也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註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馭夫也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别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

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是仲冬大閱所建旌旗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鄭引司馬職此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

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註則司徒主誓令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設季秋之政於

周爲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巳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騶主馬駕謂以輈駕馬將以有行故也旌旐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賛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畧爾與車攻言建旐設旄同意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

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有屏焉整設于屏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內外之辨故也𢪛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𢪛作教刑正謂是矣搢謂搢之於帶也設𢪛而搢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

載旌旐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

於旐以羽爲之者始於旞而終於旌故言旌旐則他可知矣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係屬焉故謂之級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孔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

甸冠弁服命主祠祭禽謂獵竟也主祠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在内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

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物多衆得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於經註更相引證始可見矣其祭四方用此禽又用别牲故大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此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飾厲其容飾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

色故其飾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爲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

黄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為炭則以禦冬寒故也

馬氏曰天始物於玄地終功於黄然萬物之化終則有始人徒見其落也不知其爲生之始也故落以訓始

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

鄭氏曰墐謂塗閉之辟殺氣

孔氏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户至此月

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
塞其户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氏曰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禄秩之不當恩所
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天
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孔氏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
禄而王恩私予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

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禄秩者禄之秩序也收禄秩之不當所以損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宜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禄秩言當奉已

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

則國多盜賊邉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

多暑雨國多盜賊邉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

也極陰爲外邉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

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

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

災國多盜賊遏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内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煖風来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爲鼽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爲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

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邉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坼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三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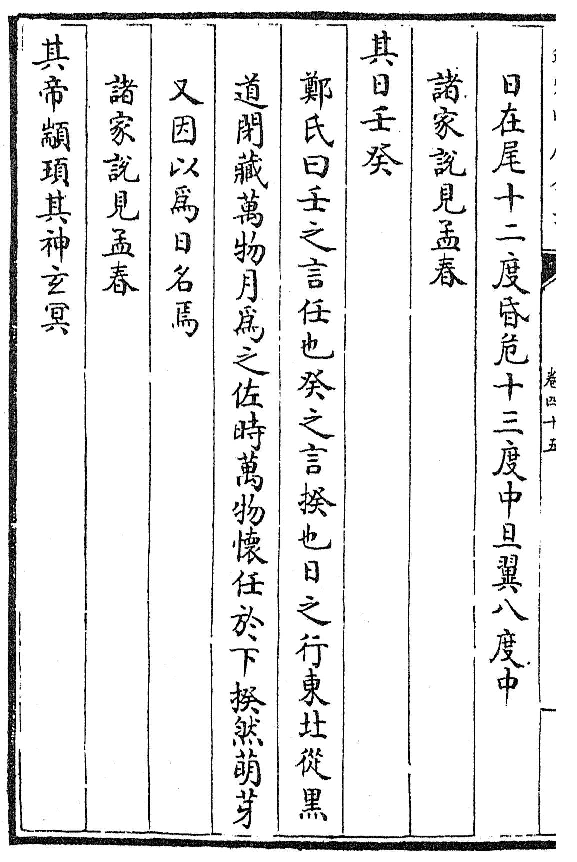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宋 衛湜 撰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孟冬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



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壬癸

鄭氏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

又因以爲日名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髙陽氏也玄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孔氏曰五帝德云顓頊髙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皥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皥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蟲介

鄭氏曰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諸家説見孟春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

孔氏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詳見孟春

律中應鍾

鄭氏曰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孔氏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慭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鍾註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註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爲萬物

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案周語註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隂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隂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

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孔氏曰鄭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

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謂軷壇東

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

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註

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

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

俱轢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註大馭云
蓋以菩芻棘栢爲神主也

諸家說見孟春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嚴陵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故也凍
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煕故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
言水始冰地始凍焉雉入大水爲蜃巳見仲春鷹化

鳶鳩解虹藏不見見季春虹始見解

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

孔氏曰春云青旂青衣蒼玉者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夏云赤旂朱衣赤玉者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冬云玄旂黑衣玄玉者黑深而玄淺亦旂用淺色衣用深色玉從自然之色春夏冬同用淺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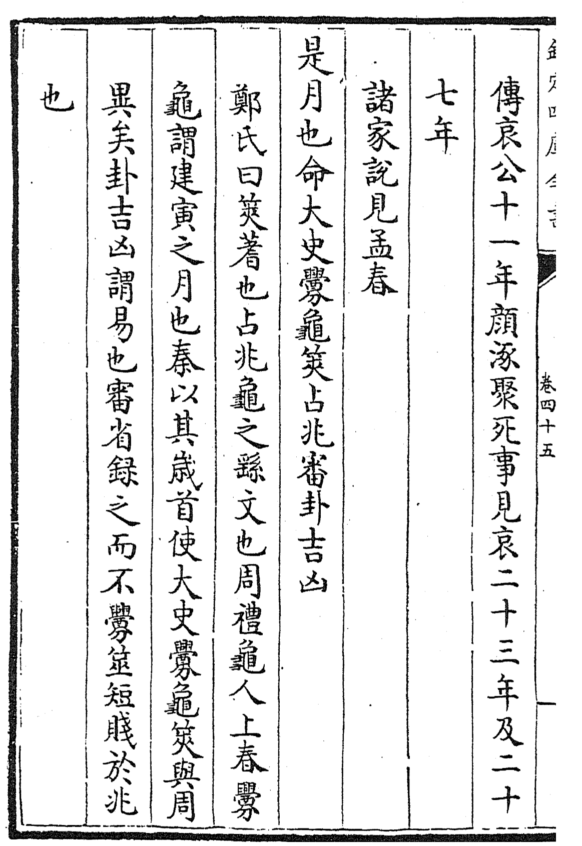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鄭氏曰迎冬者祭黒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顔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恵賜之大功加賞

孔氏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黒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爲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禄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



傳哀公十一年顔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二十七年

諸家説見孟春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鄭氏曰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歳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録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也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與龜之繇文也曲禮曰筴謂筮知是蓍也云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别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易是筮卦之書戢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録之而已左傳云筮短龜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丘氏曰案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

達解月令言無舋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舋龜筴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頴達旣誤解舋兆不舋卦故引左傳證之案僖五年左傳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案易之

爲書河出圖文經三古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㦯於龜乎立驪姬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宫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宫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

於龜也

嚴陵方氏曰龜筴已見曲禮觶釁與孟子釁鐘之釁同義物有釁則祅作以血厭其變焉盖除釁之謂也除釁謂之釁猶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釁之將以占審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日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筴之事命之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言釁龜筴則筴亦釁矣與上春釁龜不同彼釁而藏之此釁而用之占兆審卦吉凶是察者占人所謂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蔽者自旁蔽之也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講義曰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黨與則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見矣能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嚴陵方氏說見孟春天子始絺觧

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

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服大

裘明矣故曰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窻牖可

塞塞之

孔氏曰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此以氣應言之若以易爻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

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爲冬孰爲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餘見孟春解

馬氏曰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故夏曰南交冬曰上天爲是故也往來不窮者道也於是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得其所而不相與故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夫閉則弗闢塞則不通謂之窮可也然通之理未嘗忘焉故寒暑往來相

推而未始有窮也則所謂天地不通者時焉而已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横也徯徑禽獸之道也

孔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邉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闗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狭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鄭註鍵牡閉牝者凡鑠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鑠内以搏取其鍵也案檀

弓註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别者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鄰里然管籥則一物也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令使衆庶可守之故鄭註云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　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内孔中

嚴陵方氏曰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内方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

循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斂則欲其無遺利故也城郭見孟秋補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言坏然前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閭見仲冬解門閭之出入不能無不虞故言戒鍵閉皆慮其壞故言脩管則籥之所投以虛而能受故若簫管之管籥則管之所納以合而能通故若塤篪之籥管取其形籥取其義而已然門閭鍵閉之機械皆寓於此尤不可以不

謹封疆見孟春皆脩封疆解邉竟見仲秋邉竟不寧
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又不可以慢故
言謹徯徑皆道路之别然非公道而可不通故言塞
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
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邉竟不備無益也完要
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餝正之也辨衣裳謂襲

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孔氏曰其衣裳襲斂多少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

壟大小案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

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葢周之士制

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

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蓋衰衣衰裳之謂衣在上裳在下故言辨衣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棺槨見檀弓辨丘以其有鄉背壟以其有起伏皆墳墓别名也大小高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厚薄之度言其禮貴賤之等級言其人自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則以寓教於其間故也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

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衾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僣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山陰陸氏曰是月也天升而上地降而下辨衣裳之時也言在喪之下著雖死猶謹曾參易簀似之矣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録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摇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

也

孔氏曰於是之時冬閑無事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揺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

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經直主於祭故云祭器

尊也

嚴陵方氏曰功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

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

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為主因其陳而案

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

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

是之謂程案則據此以驗彼也案以度則制之長短

無不中度案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已見季春觧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器或曰物者以用言則曰器以體言則曰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

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之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

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故鄭註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正齒位者約

黨正文以此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註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

嚴陵方氏說見孟夏飲酎解

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酒燕樂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戸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孔氏曰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非但祭社又祭門閭故云及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

祖五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五祀據殷禮言之周則七祀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黄衣黄冠也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而飲酒于序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鄭註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

敘在祈年之前然鄭大飲之下亦引黨正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鄭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歙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知此廣祭衆神爲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

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今此天宗謂日月星者蓋尚書六宗文承類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云天宗與彼别也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

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也

新安朱氏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嚴陵方氏曰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爲之宗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臘言以獵得

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爲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與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盖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盖謂是矣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

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一也

山陰陸氏曰禮王所自爲立社爲公門閭蜡也國中於門野則在閭據索祭祀于祊得禱曰祠言品物雖多猶以爲薄或言割或言臘相備也大割割牲臘以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祀五祀卑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蒐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

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孔氏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經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鄭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用

馬氏曰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用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講義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

講肄武事之時也故命將帥講習射御角力亦武勇之事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為野虞焉漁師即周官之𩟀人也以能登魚于水而為衆所師故謂之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

者則各以其職故也衆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衆庶則不止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其義亦然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

以爲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

孔氏曰涷閉不容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涷故此行春令則涷閉不容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容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

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隂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揫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鄭氏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昬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昬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歷大雪日在箕十度昬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昬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鍾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孔氏曰律歴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周語註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

山陰陸氏曰黃鍾天子之德也故曰黃鍾所以宣養

六氣九德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若林鍾諸侯云

爾

諸家説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

鶡旦不鳴虎始交

鄭氏曰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

交猶合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

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隂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隂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山隂陸氏曰猛摯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摯不能

天子居玄堂大廟乗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氏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

嚴陵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閲故然乎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

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孔氏曰土地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

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

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

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

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則

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時天地壅蔽

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　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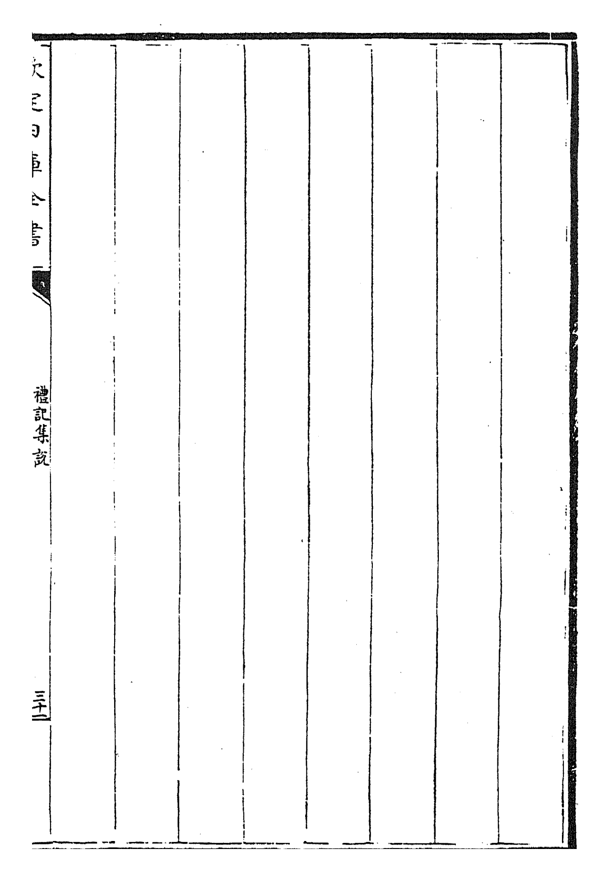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傳曰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月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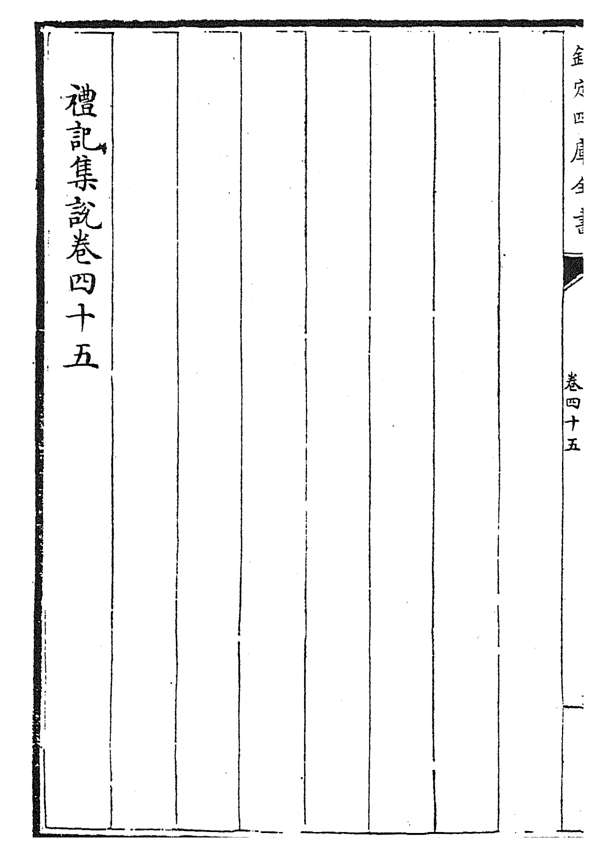
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盖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五陰猶執而紐之况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故也

馬氏曰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内漸外之爲沮自下達上之謂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温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蓋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焉故謂之暢月

講義曰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蟄藏者失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違時之理而逆物之性故也非所以使盛德充塞而得所故謂之暢月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六頁前三行隋者刋本隋訛憜

據鄭注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言命百官徧命也刋本徧訛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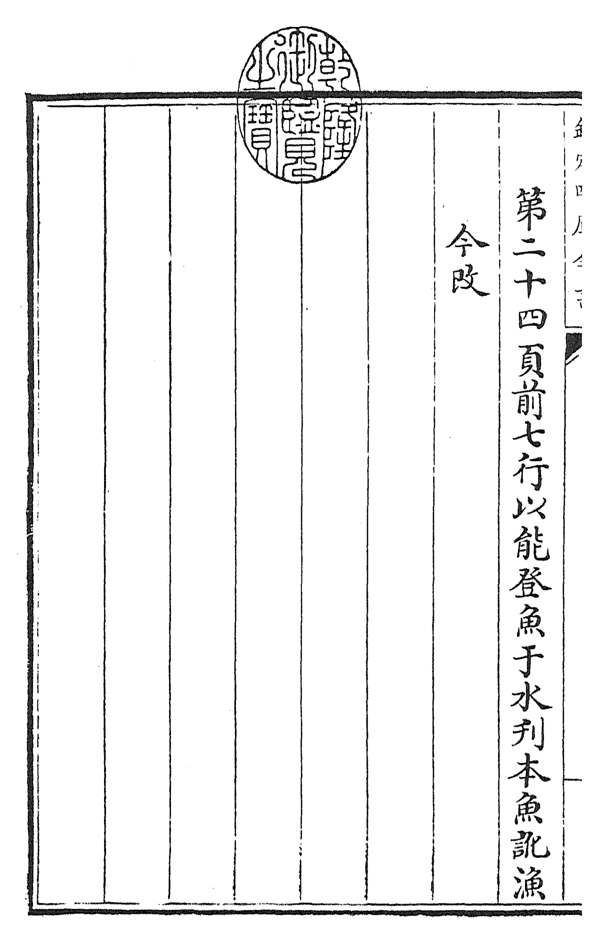
今改

卷四十五第十九頁前三行萬壽無彊刋本萬壽

訛受福據詩豳風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蓋臘言以獵得之肉祭之刋

本獵訛臘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以能登魚于水刊本魚訛漁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周綬